

王道主義研究資料

第三號

國務院總務廳情報

大同二年九月

王道主義研究資料（第三號）

國務院總務廳情報處

文學博士 中山久四郎著

滿洲國與儒教之新使命

目次

- 一 緒言
- 二 滿洲國之王道政治
- 三 孔子與滿洲之因緣及孔子與滿洲之樞矢
- 四 儒教與王道
- 五 王道與霸道
- 六 善政與善教
- 七 西洋之王道政治哲學
- 八 「堯舜再現大滿洲」與儒教之新使命

滿洲國與儒教之新使命

文學博士 中山久四郎著

(一)緒言

滿洲國邦基肇造 已逾週年 在茲建國第二年初 國家基礎 日臻鞏固 各種建樹 亦漸趨發展 凡我鄰邦 同深慶幸 在最近十年間 中國政治混亂 迄無寧歲 而滿洲方面 復爲軍閥盤踞 變亂相尋 民生困苦 已達極點 以致東亞一隅 充滿不穩之空氣 滿蒙三千萬民衆 遂投袂奮起 發揮自主之精神 毅然謀脫離此不良環境 於是乃有新滿洲國之建設 此不第爲東亞歷史上之一線之曙光 實爲世界歷史上開一新紀元 我日本帝國首先承認滿洲國之獨立 并對於其發展上予以熱烈之援助 此不僅表示從來善鄰之友誼 實因滿日兩國之合作 乃爲保全東亞大局 及貢獻世界和平之唯一途徑故也

(二)滿洲國之王道政治

滿洲國於去年(大同元年)三月一日 發表建國宣言 登載於同年四月一日之「滿洲國政府公報」第一號 該宣言中最是注意之點如左

「更進而言教育之普及 則當崇尚禮教 實行王道主義 必使境內一切之民族 熙熙皞皞 如登春台 保全東亞永久之光榮 俾成世界政治之模型」

又同年三月九日 執政發表宣言 雖甚簡單 然對於王道樂土之實現 曾之致意焉 此外如國務總理鄭孝胥氏之宣言 及其意見書 對於王道主義 道德本位之政治 及尊重禮教之政治 亦曾反覆申述 而各種宣傳品中 對於建設王道樂土一事 亦莫不努力宣傳 例如最近討熱宣傳品中 有左項之文字 即其一例也

「能明順逆的將士 在滿日協同携手之下 一致維持和平 力謀造成王道樂土」

(三) 孔子與滿洲之因緣及孔子與滿洲之樞矢

目下高唱入雲之王道主義 與道德禮教之政治 果以何者爲思想上之基礎乎 換言之 即以何種思想及學說 爲立言之根本乎 竊以爲惟出於儒教之一途而已 茲略述「滿洲國與儒教」及滿洲國與孔教之關係 尤於「儒教之新使命」 擬貢獻鄙見 以供參攷焉

儒教以孔子集其大成 孟子祖述孔子遺教 傳諸後世 故儒教一名「孔孟之道」又名「孔孟之教」 至聖先師孔子與滿洲之關係 乃極饒興味之事 茲試略言之

考諸史冊 滿洲昔時 曾屢易名稱 其名之最古者 厥惟肅慎 在三四千年前 歷史上即見肅慎之名稱 查滿洲民族 素習弓矢 與我日本日相近 中國人昔稱東方他種民族爲東夷 按夷字乃大弓二字所拼成 其意即謂使用大弓之民族是也 上古之滿洲人 在肅慎時代 即長於弓矢 用石鏃爲射 而以楛矢爲矢 余去夏旅行滿鮮各地 曾見楛矢之爲物 幹直 質輕而固 以之爲矢 最爲適用 在史冊上 屢見朝鮮人以此爲矢之載述

昔孔子游陳國 有隼中矢 墜地而死 該矢爲目所未覩者 陳君乃召博學之孔子而問之 孔子對曰 此隼乃來自遠方 且該矢亦非中國所有 蓋肅慎人之矢也 孔子所謂肅慎人之矢 即楛矢是也 以上一節見國語卷照之魯語 而史記之「孔子世家」及前漢書之「五行志」內 亦曾見之 孔子距今已二千五百年 當時之人 不知肅慎人之矢 即滿洲之矢 獨孔子能熟知之 是在二千五百年以前 孔子已知滿洲之事 即滿洲之被知於中國人 實由於孔子之介紹也 滿洲與孔子之因緣可謂深矣

「論語」子罕第九篇第十三章曰

「子欲居九夷 或曰陋 如之何 子曰 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

此節所謂之九夷 或謂滿洲與朝鮮 亦在其中 孔子欲往九夷 雖不能即謂其欲往滿洲 然至少可謂其對於包含滿洲在內之九夷 早有相當之智識也

「論語」公治長第五篇第六章曰

「子曰道不行 來桴浮於海 從我者 其惟由乎」

此節蓋孔子嘆其道不行於中國 意欲乘桴浮於海 遠往滿洲 或朝鮮 或我日本國 以行其道 要之孔子既熟知楛矢之事 又欲往九夷 其對於滿洲之因緣 決非淺鮮 可以斷言 此非完全由於臆測空言 考諸典籍 蓋確實可考者也

(四) 儒教與王道

孔子與孟子 曾力說王道政治 書經內「洪範」一篇 曾述王道之原理 茲錄之於左

「無偏無陂 遵王之義 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 歸其有極」

無偏頗無反側 大中至正之道行 即爲王道 「王道」二字 見於典籍者始於書經之「洪範篇」 論語 孟子 加以敷演 的說明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曰

「不違衆時 穀不可勝食也 數罟不入洿池 魚鼈不可勝食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 材木不可勝用也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 材木不可勝用 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養生喪死無憾 王道之始也」

產業施設與經濟施設 若能善良 是爲王道之始 能行大中至正之善政 乃王道之大精神也 平和主義及人道本位之善政 即王道政治之謂也

王道有內安國民生計 外謀世人福祉之理想 自己既脫離暴政之壓迫 同時亦不壓迫他人 此即王道政治平易之解釋是也

「大學」第一章曰

「古之欲明々德於天下者 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

由誠意而正心 由正心而修身 由修身而齊家 由齊家而治國 由治國而平天下 此即實行王道之順序也

個人必先誠其意 正其心 修其身 於是始能心身健實 智德兼備 然後再進而謀整其一家 治

其一國 更進而策世界之和平 與國際之協調 此即大學第一章中之主旨 亦即王道主義之基礎也 誠意 正心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六者 在實現王道樂土之理論上 實爲重要之步驟焉

(五)王道與霸道

王道之反面爲霸道 霸道專重富國強兵之功利的政策 即所謂武力本位之政治是也

「孟子」之公孫丑章曰

「孟子曰 以力假仁者霸 以德行仁者王 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 以德服人者 中心悅而誠服也」

以上之意即謂發於愛民用真誠之道德政治 是爲王者 專恃財力與軍隊 載仁義之假面具 而忘其本心 是爲霸者 霸者惟一己之是謀 不重視與列國妥協親善之政治 王者則反之 專以本國國民之幸福安泰 及與世界列國之和平親善爲念 權力固爲國家之要素 然德教尤爲重要 必須德力并施恩威兼備 上愛其民 民順其上 國家始能興隆 孟子之「盡心章」曰

「孟子曰 霸者之民 驩虞如也 王者之民 皞皞如也」

此章對於王霸之區別 已有所說明 蓋在王道政治支配下之國民 常覺歡悅滿足 即所謂德化融融 民日遷善 而不知孰令致此也 譬諸天地日月 恩惠至大 而人不之知 王道政治 實即類此 反之 在霸者支配下之人民 不知享樂爲何事 聖人從心所欲 而能無過 普通之善人 必須兢兢業業 始免於過失 王者與霸者之別 即爲大聖人之與普通善人等耳 再舉一例以明之 王者如太陽 霸者如千萬燭之電炬 太陽之光 普照大地 雖陰雨之日 下界亦被其照耀 至於電炬 雖千萬燭乃至百萬燭 其光亦不能普及大地 此即王霸之區別也 要之 誠心愛民 崇尚禮教 施行善政 是謂王者 吾人對於滿洲國之王道政治 不禁有厚望焉

(六)善政與善教

善政與善教 大有區別 「孟子」盡心章句之上曰

「孟子曰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愛之 善政得民財 善教得民心」
善政者 明其刑法 審其教令 使民咸服君命 而勤於輸將 至於善教 則以收攬民心爲要素 使人中心悅服 咸感其教化之力 故善政近於霸者 而善教近於王者

(七)西洋之王道政治哲學

善教政治 即所謂王道 在西洋亦有其例 先哲嘗謂國家應受倫理學的支配 當以實現最高善爲目的 又近代德國哲學家海格爾氏 亦有同樣之論調

最近捷克國建國元勳馬薩力克博士 亦有「政治即道德」之信念 彼去年携其名著譯本來京 與鄭國務總理會見時 出以相示 大受推許 以上諸哲 蓋皆希踪孔孟 而盛倡王道主義者也。

「論語」顏淵第十二之第十七章曰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 政者正也 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上節所謂正之政治 即王道政治之精神也

(八)「堯舜再現大滿洲」與儒教之新使命

本年四月二十三日之東京朝日新聞內 刊有照片一幀 即在喜峯口之長城夕壁上 書有「堯舜再現大滿洲」七字 以「堯舜再現」自任之滿洲 國信奉孔子之儒教 實行其王道主義 欲謀王道樂土之實現 故滿洲與儒教之關係 極爲深切也

在三千年來中國之政教文化上 儒教之力極爲偉大 惟中國爲儒教之本國 現在已日趨衰歇 猶佛教之於印度現已不如從前之盛 而我日本 對於儒教與佛教 轉有日益盛大之趨勢焉

滿洲國建國以來 上自執政 下至民衆 莫不尊重儒教之王道主義 與我日本 互相提携 日滿兩國之精神的結合與融和 實賴儒教之力爲多 深望日滿兩國當局 及一般人士 對於儒教之使命 能有深切之認識 而實行適宜之施設 在教育上 則尊崇儒教之典籍 與儒教之道德 在教育上 則尊重儒教之精神 竊以爲以上各節 實爲滿洲國應務之急 例如建設王道大學 養成健實有用之人才 即其一端也

